全唐文/卷0741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全唐文

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需要人工复查。复查后，请移除此模板。

崔珙

珙，博陵安平人。書判拔萃高等，累佐使府。太和初由泗州刺史入為太府卿。七年拜嶺南節度使。徙武寧軍節度使，開成二年入為右金吾大將軍，遷京兆尹。會昌初轉戶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本官同平章事兼刑部尚書，進門下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兼左僕射。素與崔鉉不協，鉉輔政，貶澧州刺史，再貶恩州司馬。宣宗立，徙商州。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為鳳翔節度使。大中三年辭疾，以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就拜留守。復節度鳳翔。卒。

謝賜手詔表

右。臣伏蒙聖恩，以臣當府所奏周公祠靈泉湧出畫圖進上，示臣手詔，並賜潤德泉者。紫泥緘啟，鴻澤光臨。因聖德以感通，詔微臣而褒奬。捧戴無任，兢惶失圖，臣伏以君有至德，及於山川。神降休祥，見於祠宇。功宣潤下，道葉流謙。臣所以披圖按籙，考往校今，明元化之式敷，彰皇猷之無遠。冀光帝典，用表祥經。臣忝守邦，獲逢理代。不合蒙蔽，輒具奏聞。豈謂俯回天眷，乃賜嘉名，特降綸言，垂於不朽。與日月而明並，豈金石之能移。臣見令刻石紀年，置之泉側，為一時標異，俾百代同觀。無任屏營感忭之至，謹陳謝以聞。

周公祠靈泉奏狀

當府岐山縣鳳棲鄉周公祠，舊有泉水，枯竭多年。去冬十一月十七日，忽因大風，其泉五處一時湧出，深一尺已來，又有七處見出。臣差府參軍郭鎊專就泉所檢驗得狀。謹具

泉水面方圓深淺分寸。五處大泉水面各方圓四尺已下，各深一尺已來。七處小泉水面各方圓一尺已下，各深三寸已來。右。臣得縣鎮狀報，有此靈泉，差官勘覆，事皆詣實。詢諸故老，博訪里閭，咸稱此泉出必時泰歲豐者。臣伏以周公聖人，爰正禮樂，勤勞周室，克佐成王。載在《詩》《書》，揚於《風》《雅》。宜乎神用不測，澤流無窮。伏惟陛下葉德坤乾，侔功造化，節宣四序，綏懷萬方。由是地理呈祥，靈泉感應，名標上善，運屬和平。不然，何已涸之泉，因風復有。此蓋彰於聖德，發自神功，事出尋常，義高圖籙。豈特淆之不濁，乃鑒媸妍；積以成川，方勞舟楫也。臣才非周、召，時偶成、康，荷恩渥而莫效涓塵，睹休徵而空增喜躍。謹具奏聞，伏請付史官，以光典冊。無任歡賀悃款之至。具圖一面，謹隨狀奏進。謹錄奏聞。謹奏。

李從易

從易，長慶中官宗正寺丞。太和九年官廣州刺史兼廣州都督。

請修備從祀功臣幕席奏

伏以周禮設六功之官，皆配烝祭。漢晉已降，或以祫配。國朝禘祫二享，功臣皆得配於廟庭。蓋以崇勳表忠，亦冀招賢廣類者也。故自武德已來，功臣列在祀典，三十八人。俾其按樽俎之榮，列君臣之位。祭神如在，因祭來貺。宗廟合祀之時，元勳配享之禮，苟非誠敬，曷表告虔。竊見今年四月十三日禘享，功臣配食者，單席暴露，列在殿庭。雖有風雨，亦不移避。仰惟國之大典，卑褻至此。伏讀國史，開元十七年，玄宗詣昭陵，仿佛見太宗立於神遊殿前，及寢宮閒室中謦欬之音。又於寢宮門外設奠以祭陪陵功臣將相蕭瑀、房玄齡等，如聞蹈舞之聲。事驗神徵，光輝史冊。慢易乖敬，則何以上副高祖、太宗待劉、魏、房、杜之本意也。臣本管宗司，專奉廟事，庶修職業，不敢因循。伏請自今已後，敕有司先事修備幕次，及新潔席褥。以申如在之敬，用展報功之思。

崔瑩

瑩字朗士，宰相珙弟。長慶初登第，又制策登科。開成末累遷至禮部員外郎。會昌初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大中五年遷禮部侍郎。七年權戶部侍郎。封博陵縣子。轉兵部侍郎河中節度使。

授崔龜從平章事制

丹青神化，寅亮天工。將寄陶鈞，必歸才望。故漢中大業，魏、邴克讚其謨謀；開元盛時，姚、宋同匡其治理。嚐覽前載，緬懷斯人。寤寐以求，夢卜終協。適當舉眾，不讓知賢。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道峻嵩華，誌淩霄漢，氣包元精，識邁前哲。岩廊符瑞，禮樂英華。宏通多鑒物之明，堅直抱佐時之術。而學窮源委，詞湧濤波。吐論素勵於公忠，理躬不逾於信厚。烈火方熾，珪璋更寒；飛霜已嚴，竹柏猶翠。自出入劇職，回翔清途，經曆五年，恭勤一貫。粉署潔賜衣之操，掖垣高白鳳之文。澄清宣威，節制持重。暨位延舊德，再掌地圖。任切良材，柄崇國用。閭閻不困，帑藏有餘。邦賦程均節之能，軍食表供須之效。我有好爵，本邀茂勳。況乎國楨，宜在人傑。是用命汝，同心弼予。升於鼎司，執此政柄。吉甫德全於文武，彥回望著於台衡。既諧具瞻，實允元輔。當酌古訓，以恢今猷。帖人部喉舌之雄，免計曹經費之務。期爾鎮撫，式彰顯榮。於戲！惟木從繩，載懷藥石之戒；惟風偃草，冀流霖雨之功。與其順美以昭忠，不若盡規而輔德；與其嚴刑而就理，不若齊禮以安人。佇聞嘉言，共底交泰。無令伊傅，獨美典墳。可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授張直方田牟將軍等制

敕。統環營於中禁，司徼道於右街。非節效素彰，見義而錙銖爵祿；威謀夙著，宣力而踐更翰垣，則何以為我信臣，膺茲寵寄。檢校刑部尚書兼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沈果知機，忠烈繼志。承許國之義訓，有能軍之勇名。豹變除習俗之風，鷹揚多御從之術。自脫屣幽、薊，奉職警巡，勤固有夙夜之勞，謹嚴得誰何之任。前太平軍節度使田牟，體懷忠厚，氣概雄邁。襲臺耀之洪伐，振家聲於勳籍。深識戰器之本，亟升勇爵之班，馬嶺雁塞，常絕煙塵之警；西楚東魯，每聞輯睦之方。而皆早讀父書，動合軍志。克隆紹績之業，備詳奇正之機。是宜委以禁戎，為之禦侮。長期門以絕席，擁緹綺而式遏。俾之重閉，斯謂爾勞。題劍弄印，仍祇舊服。勿替徽問，勉承寵光。直主訶右龍武將軍。牟可右金吾將軍。

魏公先廟碑

〈（上闕）〉特進侍中贈太尉鄭國文貞公魏氏在貞□（闕一字）立家廟于長安昌樂里。後二百卅五年，有來〈（闕）〉

〈（闕）〉歲，既協于　　帝，道化光洽。前此　詔贈先□□□（闕三字）侍御史□（

闕一字）君為吏部侍郎、先夫人南陽〈（闕）〉

〈（闕）〉姓，曰：吾惟聖訓，祭器不假，宗廟為先。今吾□□（闕二字）德慚前人，而□（闕一字）位卿相。歲時尚祭寢　　然，崇祀〈（闕）〉

〈（闕）〉廟而新之，則流光歸　列祖。雖然，吾非達禮，必稽于有司。□□（闕二字）太常順考禮令，酌損前文，□（闕一字）勳勞〈（闕）〉

〈（闕）〉考公於是靖端虛中，列上感疚，既獲　俞命，□□□□□□□□（闕八字）書練時日，□（闕一字）工興事，陶斲築□（闕一字）堅〈（闕）〉

〈（闕）〉物宿設助祭，夜鼓四通。公祇祓夙興，纓冠鳴玉，入進于位，賓親就□（闕一字）祝史贊導，虔奉　祖考鄭公〈（闕）〉

〈（闕）〉吏部府君諱弄□（闕一字）神主第升于室。室上□□（闕二字）以　祖考妣鄭國夫人□（闕一字，應爲“河”）東裴氏、皇考妣河東裴氏、皇考妣〈（闕）〉

〈（闕）〉堂之事既成而退。他日，使門吏左補闕鄭愚□（闕一字）謂璵曰：「某滌慮虔思，□（闕一字）教以移忠，竭忠以致位，因位以〈（闕）〉

〈（闕）〉詳求能敵予之重託者，宜莫如子。」璵聞命震悚，即走相君之門，固辭不獲。歸次其世胄德行官業，垂承烈休。〈（闕）〉

〈（闕）〉文侯能師聖門人，而不好古樂，故風頹而不得□（闕一字）五伯至無忌不□□（闕二字）而封信陵。與齊、趙、楚公子相矜奮〈（闕）〉派緒滋廣，因自別為西祖。暨諸戎盜華，晉鼎淩□（闕一字），太宗隨遷，世仕□（闕一字）朝頓丘四世之孫曰釗。樹勳捍難，為義〈（闕）〉

〈（闕）〉懷忠亂朝直封詆政侵轝奸幸，不容于時。出長屯留，□（闕一字）無溫色。或有□（闕一字）詞致誚者，方激發愾吒，志氣橫厲。〈（闕）〉屬時濁昏，劻勷西東，懷奇含耀，濡足□（闕一字）晦。竟逢大晨，助日□□（闕二字）龍攄鳳鳴，為祥輔昌。□（闕一字）我〈（闕）〉見國書為臣克配于國享，為祖不遷于家祀。雖童子婦人，亦（闕九字）府君諱□（闕一字）琬祖訓〈（闕）〉濬于廿次為顯考以相國位猶滯于三品，

室未備數，尚□（闕一字）孝思司業□（闕一字）潁州府君是為第□（闕一字）室〈（闕）〉之跡□□□□□（闕五字）宜孰歸

第三室河西府君，天資恢□（闕一字），抱器卓邁，□（闕一字）無不通。而以先德實嘗〈（闕）〉司成師儒道光教源益□□□□（闕四字）殘躪狼藉牛空于犒耕無以力乃用古□□□□（闕四字）犁作為區□（闕一字）歲大有□（闕一字）宿秉〈（闕）〉積慮洽聞，業履無忝。命塞不□□□（闕三字）蔽罪無頗邑長獲申剛中特操前無□□□□（闕四字）是舉出為□□（闕二字）猗氏令人咸為〈（闕）〉于時為邑南陽當希烈猖獗之餘，邑□□（闕二字）機難□□（闕二字）中□□（闕二字）立德無方而□□□□（闕四字）蘊之華藻當時賢□（闕一字）逖聽風〈（闕）〉長有為中貴人幹政者，違言交肆，□□□□（闕四字）召拜大理司直□□□□（闕四字）小大時當性不苟□□（闕二字）當官〈（闕）〉四室即吏部府君，渾粹秀發，識洞元□□□□□□□□□□（闕十字）北四世無□□□□（闕四字）沒振謂天道□□（闕二字）相□（闕一字）永之□（闕一字）遷始以大理評事兼察換殿中侍〈（闕）〉鄭公忘勞大伐為〈（闕）〉可朝聞夕拜疏視〈（闕）〉文宗益欲置于側，即〈（闕）〉終始一德，命求昆裔，期肖前人。以〈（闕）〉上書草充溢囊篋，使好事者得之，皆〈（闕）〉索將勇□（闕一字）整易干城之不材者蚤〈（闕）〉

故會昌中，權幸惡忌，擠之外郡。閑〈（闕）〉材以成之厥後綿歷祀葉，為他人〈（闕）〉征兼領邦憲，閑歲進陟公臺，仍專〈（闕）〉中被衮朝天，又葺故廟，奉時〈（闕）〉之舊宅永興里肇卜貞觀〈（闕）〉猗猗後為右補闕。至公恭守〈（闕）〉爰操肇□（闕一字）皇□（闕一字）廓端〈（闕）〉銘石于麗牲，其烝夷之志歟！〈（闕）〉居第奉祠不敢□（闕一字）爲衮職舊官〈（闕）〉孔昭厥緒益遙，人爵或替。〈（闕）〉綏嘏錫□□□□□（闕五字）考私□□（闕二字）報〈（闕）〉魏還祖居旌真恩購〈（闕）〉

〈（闕）〉□{{{2}}}聞躬潔裸羞，俎折〈（闕）〉

〈（闕）〉□□□□□{{{2}}}□{{{2}}}陵□□{{{2}}}

〈（闕）〉□□□□□□□□{{{2}}}

〈（闕）〉□{{{2}}}猶在□□（闕二字）言之□□□{{{2}}}}

〈（闕）〉右史入侍未嘗不□（闕一字）之

〈（闕）〉□□□□□□□□□{{{2}}}

〈（闕）〉征繕是圖，□□□（闕三字）府大體

〈（闕）〉□{{{2}}}

〈（闕）〉□{{{2}}}維忠與孝，可謂大備。

于季友

季友，贈太保頠子。尚憲宗女永昌公主，拜駙馬都尉殿中少監。太和時出為明州刺史。

阿育王寺碑後記

此寺碑記，嘗為寇盜隳壞，久無豎立。有好事僧惠印，錄其舊文，藏於篋笥。又與老宿僧明秀、誌詮寺主僧志（闕一字）、上座僧棲雲、都維那僧巨嵩會議，重建其碑焉，余美其樂善。會剡越間有隱逸之士曰范的，業文攻書，未遇於時，常萍泊雲水間。余邀以書之，添聖境遊觀之一事，略記端由於碑後云。太和七年十二月一日，明州刺史于季友記。

盧宏宣

宏宣字子章。開成中官給事中，累遷節度使，進太子少傅，封固安縣伯。

駁還郭釗嫡男仲文襲封郡公奏

臣近訪知郭釗妻沈氏，公主之女，代宗皇帝外孫，有男仲詞，已選尚主。仲文不合假冒，自稱嫡子。若仲文承嫡，即沈氏須黜居別室，仲詞不合記尚貴主。伏以郭仲文尚父子儀之孫，太皇太后之侄，戚裏勳門，無與儔比，婚姻嫡庶。朝野具瞻。奪宗之配，實黜風教。且仲文、仲詞，既非同出，襲封尚主，不可並行。伏請付御史台追勘。

李啟

啟，大和三年官中書舍人。

請定僕射中丞途遇儀式奏

伏奉敕旨，宜令左右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審同詳議僕射與御史中丞以下街衢相遇儀式奏聞者。謹按儀制令，諸文武官隔品卑者皆拜，其準令應致敬而非相統屬者則不拜。致敬之式，在途則斂馬側立。又按舊儀，僕射上日，除兩省供奉官外，尚書省御史台及諸司四品以下，皆拜於階下。蓋以端揆之重，師長百僚，雖在別司，皆為統屬，故用隔品拜禮，非為無據。臣續準元和七年二月七日敕，雖停拜禮，每至上日，臺官就僕射廳事列班送上，與尚書省官不異，則途遇致敬，（闕一字）在不疑。臣等又按令文，屬官於街衢相遇，隔品者致敬，禮絕者下馬，無回避之文。雜令所言轉避貴重賤者，祇謂迂直之間，各申遜讓，非令藏匿。惟車駕出入，警蹕行人，事關嚴上，不屬臣下。但卑寮自後，多就他途，百姓無知，亦皆相效，道途回避，因此成例。就中臺官以職在彈糾，人情畏奉，他官相遇，苟務推崇，始自私敬，漸為公禮。相循既久，將謂合然，寵街專道，止絕行旅，奔避不及，即以為罪。徵異說於前古，訪近例於走卒，國章明具，不復檢尋，遂於師長，亦欲均禮。臣等自奉敕詳定，累牒禮部及太常禮院御史臺，檢詳武德以來禮令制敕，各得牒報，並無臺官於僕射合與司官不同之文。臣等議，伏請自今以後，御史中丞以下與僕射相遇，依令致敬，斂馬立侍僕射過，僕射謝官日，大夫中丞與三院御史就幕次參見。其觀象門外立班，既以後至為重，大夫中丞到班後，朝堂所由引僕射就立，傳呼讚導，如大夫就列之儀。僕射朝退出宣政門，朝堂所由讚引至幕次，及興化門侍與參從相得而退。御史大夫與僕射既隔品，自合分道而行。庶輕重得宜，典章不紊。

張模

模，大和六年試左金吾衛兵曹參軍。

貞空寺經幢記

維大仟宣妙有，鼓慈風，辟元理於虛空，拔眾生於黑海。總持之力，妙不可論。故人天

趍其域，敬其誠，貞其風，固乃本。像者法者，刹者幢者，繼而修之，嚴而飾之。百千同歸，群魔銷跡。祥洽乎有無之際，慶流乎恍忽之中。宏之在人，扣無不應。帷此幢設，本乎當寺。宿老寺主，法號法峻。割淨財，洗垢穢。琢石於藍峰之頂，冥機於青蓮之界。博考形勝，以選所安。葉願契心，竭力茲地。則大悲之光景，巍乎可觀也。速疾之法，其可測歟！若乃書幢空里，鐫雕路隅。治塵者於以福生，休影者於焉罪滅。況能舍施專精，石幢可以延師之祿，滋師之福。美矣哉！演自金（闕一字）以祐賢人。門弟子等，咸能誓志，永慕玄風。法子法孫，慶爾多福。刊佛言，亦以益儒典也；鐫佛頂，亦以敷國光也。

鍾輅

輅，文宗朝官崇文館校書郎。

前定錄序

人之有生，修短貴賤，聖人固常言命矣。至於纖芥得喪，行止飲啄，亦莫不有前定者焉。中人以上，罔有不聞其說。然得之即喜，失之則憂，遑遑汲汲，至於老死，罕有居然俟得，靜以待命者。其大惑歟！余顓愚迷方，不達變態，審固天命，未嘗勞心。或逢一時偶一事，泛乎若虛舟觸物，曾莫知指遇之所由。推而言之，其不在我明矣。大和中，讎書春閣，秩散多暇，時得從乎博聞君子，徵其異說。每及前定之事，未嘗不三復本末，提筆記錄。日月稍久，漸盈篋篋。因而編次之，曰《前定錄》。庶達識之士，知其不誣，而奔競之徒，亦足以自警云爾。

陸瑰

瑰，吳郡人，開成元年進士。

滄浪濯纓賦（以「君子澡身及時」為韻）

滄浪之水兮，伊楚之濱。汗漫蕩漾兮，清泠瀜淪。控三湘之淺浪，從大別而派分。澄澹清景，離披曉雲。彼美人兮何其，獨商歌以思君。睹斯水之洞徹，惡吾纓之垢氛。將濯其纓，亦潔其已。逐臣逋客，漁翁樵子。吟刈楚以激昂，詠伐檀而筮仕。哀靈均之濯足，笑許由之洗耳。載泛載浮，曷雲其已。洎夫白日始晞，青天收潦。千尋湛而見底，萬里

淨而猶掃。漾磷磷之淺沙，蕩靡靡之纖草。縈紆浦漵，邐迤洲島。興既遠兮情亦閑，纓再濯兮身亦澡。於彼濯矣，伊水之濱。於彼澡兮，君子之身。滌我滓穢，去我埃塵。且潔淨以精微，又肆誌而王神。孰與夫澤畔憔悴，空見悲於楚客。心之憂矣，匪興刺於詩人。已焉哉！士生世兮，患於不立。朝聞夕死，道之所急。偶滄浪之且清，豈坎[QVDC]之能習。易載出處，詩稱維縶，歲冉冉而不留，雖追悔而何及。辭曰：滄浪之兮徵《楚辭》，臨清漪兮應昌期。濯吾纓兮有所思，幸我生兮及明時。進德修業兮已矣，拔茅彙征兮良在茲。

曲水杯賦（以「曲水同醉樂如之何」為韻）

麗景雲暮，歡情奈何。水散循環之勢，杯浮一勺之多。樽俎必呈，反本源於杯飲；歌鍾合奏，起觴飲於流波；爾其洋溢折旋，從容娛樂。觀滴瀝以繚繞，將灌注而酬酢。袒裘解帶笑沈醉以山頹。永日微風，期竭歡於水涸。狎玩未已，回環不窮。方醴泉之自異，念酒池而莫同。滿座酡顏，盡染桃花之水；緣堤芳草，尚遺蒲杓之風。是以布令如流，娛情忽起。已控清流而引滿，遂用銷憂而飾喜。且異載沈而載浮，寧同以水而濟水。情符泛愛，誤比投醪之時；曲辨靈長，足見濫觴之始。爾乃負舟無力，載酒何如。波卷每觀其泛蟻，鉤深自致乎無魚。成禮交歡，寧酒流而生禍；效奇行怪，豈杯渡以憑虛。所以上下隨波，方圓在器。念縮茅而自別，比浮芥而亦異。獻壽終歎於流川，如漉倍符於此地。已傾壺而揚觶，默爾無喧；方枕曲而藉糟，塊然複醉。想夫飲流畢會，倒載為期。乘波而潏潏回疾，入曲而悠悠轉遲。投轄留賓，自有清澄之色；汙樽就飲，翻疑樸略之時。分巡而小大殊矣，繞座而左右流之。時也酒且已闌，景雲暮促。愜蘭亭之嘉會，散陽春之麗曲。宴已終而時移，但山高而水綠。

冰賦

大哉洪鈞賦象，觸類而生。或分氣四序，配位五行。惟彼冰之堅質，包履霜之漸成，夫其體含上善，色侔晴雪。妍媸自明，表裏虛徹。原其物也，則昏危應位；覘其時也，則玄冥「玄」字原書避清康熙帝名諱刻作「元」，今回改。禦節。陰氣盛，陽晶滅。殺氣鴻洞，嚴飆栗烈。當此時也。何水不凝，何潭不結。瞻山則萬壑俱閉，歸海則百川潛泄。諒造化之自然，羌難得而備說。佳其空冷愈堅，風淒益壯。汗漫棱層，委積亭障。交河則戰士加守，合浦乃漁人迷望。況乎天道無私，所應多姿。雲禽下覆，彰后稷之聖德；泉魚出躍，表王祥之孝思。然而題周官，順時令。皎皎雪聚，皚皚山淨。盤重澗而疑壁，瀉圓池而若鏡。與海鏡而混輝，將玉壺而相映。（闕）何層冰峨峨，形埋奔浪，勢壓衝

波。坎位臨時，則慎於馬窟；離光再誕，示合於滹沱。豈直若斯而已哉，固見美於將來。其藏之也，黑牡黍以享候；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災。取順則人不天劄，用逆則時多震雷。故以北陸而收，西陸將啟。冬鑒秋刷，識寒暑之情；大盤夷盤，表君臣之禮。徒觀其謙也每避燥而就濕，其讓也亦背陽而向陰。偉何點之入喻，著幽詩而見欽，皎爾自安，同達人之守節；渙乎將解，若天道之無心。故先賢取危於履薄，作戒於臨深。或曰眾雖類而多名，曷方茲而至妙。明陰陽之本，為識時之要。可以羞之於王公，可以薦之於宗廟。儻水鏡之一察，猶明暫於回照。重曰：深山窮穀淩人鑿，頒賜從來天下聞。別有川池捐棄者，終思采斫獻明君。

垓下楚歌賦（以「漢師清歌遂統天下」為韻）

昔漢兵未罷，師屯垓下。物格時變，威輕勢寡。兩雄較武，焉知劉氏昌乎；四面聞歌，是何楚人多也。且其秦以二世，漢之五年。當重圍而外合，聆逸韻以初傳。令肅轅門，如貫珠而有序；聲環戎壘，聞彈鋏以相宣。將清氛祲於茲夕，寧遏行雲於遠天。由是互變新聲，複轉餘弄，效巴人而四起，明漢祚之一統。宣於里巷，千門而群犬吠聲；靜入房櫳，一夜而滿城驚夢。爾其本秦人也。盡當秦聲。爰作郢曲，以移楚情，將以表升平之道，引謳誦之清。威楚外虞，風急而鼓鉦動地；曲終回顧，月上而旌旗繞城。楚王乃起自帳中，憮然悲惋。腰間之劍斯在，麾下之師已散。在昔割河渠，分理亂，東也為楚，西也為漢。乘時負約，情激憤以空深；言誌增悲，意浮遊而不斷。但聞迭唱以繼和，寧肯側聆而屢歎。回首無計，虞兮奈何。汝起楚舞，吾將楚歌。弱冠舉兵，霸世之名則振；窮途敗績，拔山之力空多。固知天命有歸，雄圖不遂。念繞梁之未閟，信創業之難致。戰征七十，空傳海內之名；子弟八千，誰返江東之地。已而楚幕旗偃，漢軍角悲。雖潰圍之遠遁，終漏網以難期。便繼遺聲，可成功而作樂；果符先兆，乃獻凱以旋師。嗚咽奏之一曲，決雌雄於此時。

沈朗

朗，開成三年進士。

霓裳羽衣曲賦（任用韻）

儒有悅聲教以自勖，觀至樂於實錄。如元宗之聖代，制霓裳之麗曲。豈惟象德以飾喜，將以變風而易俗。原夫鼎湖道洽，薰弦思深。惡繁聲以惑誌，思雅樂以理心。調乎琴瑟

之間，無非故曲；奏自雲韶之下，盡是凡音。乃制神仙之妙響，是知鄭衛之難侵。與鈞天之潛契，冀瑤池之可尋。時也廷臣並觀，樂品斯設。弦匏由是而居次，簫管因之而在列。假宮商之具舉，成曲度之妙絕。變虛徐之歌態，始訝遏雲；振飄遙之舞容，忽驚回雪。既應弦而合雅，亦投袂而赴節。已而樂自宸慮，備於太常。首瓊殿之法曲，改梨園之樂章。配八佾以稱美，旌九功而無荒。盡文物之全盛，致眾庶之歡康．是知和平有因，雅正無比。既容與而在目，複周旋而盈耳．融融然節奏合度，偓然周旋有旨。逸調奏兮既徹，嘉名播兮未已。今皇帝奕葉繼代，明德是資，開元之聖運複啟，羽衣之餘響寧遺。觀兩階之舞幹，既柔殊俗；睹三清之仙樂，複播明時。下臣就列以貢賦，喜聞韶而在茲。

韓昶

昶，吏部侍郎愈子。大和元年進士。釋褐邠州從事，試宏文館校書郎，又為襄州從事，除高陵尉集賢殿校理，遷度支監察御史，拜左拾遺。牛僧孺鎮襄陽，奏為支使。拜秘書省著作郎，遷國子博士，除襄陽別駕，檢校禮部戶部郎中。大中九年卒，年五十七。

自為墓誌銘（並序）

昌黎韓昶，字有之。傳在國史。生徐之苻離，小名曰苻。幼而就學，性寡言笑，不為兒戲，不能暗記書。至年長，不能通誦得三五百字，為同學所笑。至六七歲，未解把筆書字，即是性好文字，出言成文，不同他人所為。張籍奇之，為授詩，時年十餘歲。日通一卷，籍大奇之。試授諸童，皆不及之。能以所聞，曲問其義，籍往往不能答。受詩未通兩三卷，便自為詩。及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宗師文學為人之師，文體與常人不同，昶讀慕之。一旦為文，宗師大奇。其文中字或出於經史之外，樊讀不能通。稍長，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為之文與樊不同，遂改體就之，欲中其彙。年至二十五，及第釋褐。柳公公綽鎮邠辟之。試宏文館校書郎。相國竇公易直辟為襄州從事，校書如前。旋除高陵尉集賢殿校理。又遷度支監察，拜左拾遺。好直言，一日上疏，或過二三，文字之體與同官異。文宗皇帝大用其言。不通人事，氣直，不樂者或終年不與之語，因與俗乖，不得官。相國牛公僧孺鎮襄陽，以殿中加支使，旋拜秘書省著作郎，遷國子博士。因久寄襄陽，以祿養為便。除別駕，檢校禮部郎中。丁艱服除，再授襄陽別駕，檢校戶部郎中，大中九年六月三日寢疾，八日終於任，年五十七。其年十二月十五日，葬孟州河陽縣尹村。娶京兆韋放女，有男五人，曰緯，前複州參軍。次曰綰、曰緄、曰綺、曰紱，舉進士。女四人，曰茱　曰谿、曰當、曰著，在室。曾祖叡素，朝散大夫桂州長史。祖仲卿，秘書省秘書郎，贈尚書左仆射。父愈，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公。銘

曰：

噫韓子！噫韓子！世以昧昧為賢，而白黑分；眾以委委為道，而曲直辨。生有誌而卒不能就，豈命也夫！豈命也夫！

鬱群老

群老，大和中進士。

大唐常州江陰縣興建寺碑銘（並序）

佛道化而無私，天道運而無積。無私〈（闕一字）〉以廣濟，無積固乃應時。此上二者，同德而異名。寂寞幽元，眾妙之門，考其煦育一也。今斯佛場，大拯生死，百姓日用，於此何益。有矣夫，俾眾情知去惡而就善，去禍而就福。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抑各有所利，大略不然者，則曷以載育庶物，度彼蒸民。令殊路而同歸，如百川朝宗，鹹會於海，夫其佛法流傳，肇於漢代。瑞符聖夢，善副天心，自西徂東，繇是崇立。士庶各館，皇王異尊，靡不庶幾，歸信者什一。遂令睹者生善，悟理達宗，察性是空，反本知卒。若然者，則真諦之源廣濟矣。佛及菩薩，共說群教，言雖多，事從一。萬法攸歸，物物自備，苟舉一隅，諸不書也。

初京師首創白馬，殆吳、越大與佛寺。昔近畿洛，皆天子及公卿舍業聿修精舍。今江陰縣興建寺者，則梁大同元年二月四日渤海太守費公衡之所建。衡則黃門侍郎升之子，肇興西漢，衣冠承嗣。迨今德望，尚不湮微。舍其別業，載葺伽藍。春園桃李，爾乃易為禪林；俗館居廬，是以崇乎月殿。佛法從儀，沙門傳教。金鍾玉磬，兩韻蕭疏；簷卜旃檀，二香馥鬱。殿中石佛，泛海而來，莫知年代。寺僧鹹相謂曰：「先古宿德，請歸此寺。」歲忽炎旱，以焚香致敬，甘澤必至。邑人僉依，靈效斯在。其地昔有鳳巢於樹，乃載於圖書；伍相延湖，固彰於版籍。後負郭邑，南接雲山，左控姑蘇之雄，右據毗陵之勝。殖貨臻湊，人風蘭穆。十室之家，殆於諸族，皆有忠信。或跡為俶載，樂業隱逸。及其幽居閑暇，高遁園林，諒魯連之士矣。仁義束身，《詩》《書》檢行者，而亦有諸。今此鄉閭，永依佛寺，擔警葷膻，遂躋歸敬。先屬中道陵夷，緇徒浸微。前上座僧請靈寺主僧惠　都維那僧請林山嗣以續紹隆常住，未遑勒石。

今寺主文獻上人及太守之苗裔數人，兼諸檀越君子等，共議樹碑，文其往事，靡不僉從

其願。文獻上人乃法門喉襟，遠近瞻敬。鈴鍵寺事，條貫僧徒，文道外通，戒行內蘊。生肇豈易，休遠略同。上座靈玩上人，秉節彌堅，冰霜潔操。運心戮力，紀綱恢宏。未隸寺時，早曾葺理。常住贖田數頃，繼香積廚。暨寶曆元年，於寺西隅造法華院，舍園地以充基址。兼獎勸庶緣，共為功德。今將工郢向畢，杼材成文。遂得寺域周旋，甚當樞要。始自一簣，今侔九層。佛哉斯善者夫。都維那季文，戒行貞廉，胡能有類，仁德忠信，善道孔昭。與三綱等經之營之，鹹讚洪業。寺舊有宿德、法雲、靈慎、法屬、清宴等導其初，今已歸寂。嗟夫！道林賓徒，遞相湮沈。雖舍報身於此方，故乃甄升於上界。今之道友導其後，克開厥功，載興載葺，廣為福善。伏用資我皇家而已。於郡守韋公縝，剛毅公廉，仁明愛人。搢紳之徒，其從如水。頻由台鼎，方領此郡。用弗擾政，慰安罷民。先張刑法以威之，次施道德以育之，視百姓如同小子。剿凶絕豪，護持大梵。縣宰張公伯達，煦仁風以撫俗，出牛刀而佐時。烏鵲龜魚，各得其化。繩彼奸猾，衛此佛法。丞任，主簿崔、尉劉、褚、許，並以遠代簪纓，馳芳不泯，洪才綺靡，譽彰仙籍，僉曰斯美者歟。

余自洛師而回，寺僧慮先古之業湮微，見命為銘。紀繕今昔之事，其言也直。然後躬詣精舍，觀其置寺處。雖無崇巒峭嶺，石路雲谿。乃有湖島亙前，諒具區之巨浸；阡陌起側，侔京畿之廣途。修林茂竹，葉四氣以氤氳；穹阜回崗，連群境而壯觀。不然者，焉能感瑞像泛溟海以招來，靈鳳望煙林而巢處。大葉貞祥，不其盛歟！劫石將燼，夫何鎮於千古。今憑故事於豐碑，豈不斯為可久。銘曰：

邈哉寶剎，洞矣元門。道尊天地，德重乾坤。俾未悟者，來知真源。愚智萬種，破惑一言。洛及吳都，歸心已於。公卿舍業，競造精廬。士庶崇信，回向如趨。一葉化世，三車引途。偉哉梁代，善有其人。費氏別館，建斯福因。禪林永茂，松柏長春。雁塔淩漢，鉌鍾報晨。台殿雲連，鴛鴦瓦翠。道徒鈴鍵，運心克志。辟開厥功，回廊周備。載興載葺，是崇是置。世途隳矣，福場久斯。石盡創改，山漂海移。於焉靡誌，夫何記其。眾議礱石，樹茲豐碑。大和二年戊申歲二月八日，主寺僧文獻置，進士魯郡鬱群老撰。

潘圖

圖，文宗時人。

唐彭城劉府君墓誌

君諱源，字文宗，先帝王之苗裔也。遠祖商，漢中書侍郎。祖壹，唐林泉不仕。父興，（闕）園放居，古之君子也。周、秦之世，晉、宋以來，徙從吳郡，海鹽勝邑。樹德樹居，不仕朝廷。隱從（闕）嗚呼！以開成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卒於私第。以其年十二月庚寅朔十九日甲寅，葬於海鹽縣南三里。地號烏夜，鄉名海鹽。其塋也，長松藹日，青楓倚天。其所也，東流滄海，西接甘泉。南枕秦山之隅，北抵武原之地。君壽也六十有二。娶河南司徒氏，生三子。少怦、少通、少平。其子立也，雖未閫闔之途，有懷謹終之孝。日月逝矣，歲不我留。勒石記之，用存今古。其詞曰：

野霧蒼蒼，寒郊茫茫。猗歟（闕）俄遭夜霜。

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